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杏玲

■ 秋菊(摄影)

孙逸



□ 王妙瑞

《沙家浜》唱词中把新四军战士比喻为青松。我加入徐汇报副刊“桂花苑之友”群，也有一种化身桂树的感觉。我尤其喜欢一年到头飘香的四季桂。

今年春末，线下聚会。走进徐家汇一家茶室，在电梯房前相遇一位中年男士，他问我，你是费老师吧？我说不是，我姓王。噢，那你就像是妙瑞老师了！原来他是臧伟强文友，进了包房就我们俩先到，他说今天单位有新任务，不能参加文学交流活动了。所以特地买了一点食品，送来给大家品尝。如此看重文友情谊的臧老师，难忘。

夏日再次聚会。第一次见到虞金伟文友，保姆推着轮椅送他来。会上老虞说，他想要一本2024年度《徐汇报》合订本，没有货了。我有一本，是上次聚会时申领，快递过来的。那次活动老虞缺席，他很是遗憾。我不想让这位热爱文学的老人失望。大热天，坐了8站地铁到大木桥路，保姆等候在地铁口，她领我进了江南新村老虞家。我把《徐汇报》合订本转送他，他请我喝了一杯好咖啡；并说文友贴心，情比咖啡浓。

秋天三度聚会。见到马蒋荣文友这位热心人。我受朋友之托，请他了解徐汇某社区一个卫生站点将被撤点的事。哪知朋友的朋友连书面材料上的地址也写错了，把徐虹路写成徐虹北路，害得老来回找了2个多小时。他写了千字微信回复我朋友的忧虑，我找不出一句埋怨话。嗨，真是用“桂树风格”塑造自己的“好马”，不计辛劳苦，送香给文友。

冬季尚未聚会。最近流感病毒袭来，文友默如在朋友圈留言：感觉不适，有点怕冷。徐峰老师想到自己家人“中枪”，立马微信默如上医院检查一下，并要多喝水、多休息。默如很感动，因为文友像亲友，她收到的第一份关怀，来自桂花苑之友群。后来我获悉默如没有发烧，身体好了。2025的冬天桂花谢了，文友心里开的“四季桂”香着呢。

我期盼与文友们冬日一聚。

昨晚上海气温骤降，秋风卷落满街黄叶，转眼已是农历十月。

恍惚间想起老家，地里的稻谷早已归仓，农人忙完一年生计，总算能歇口气。而这个时节，乡下的酒席也早早排满了日程——舅舅家娶媳妇、姑姑家嫁女儿、姨妈家婆婆做寿、大爷家新房上梁，老黄历上的逢双日子，几乎成了人情往来的好日子。

农村的酒席，从来都是人情世故的载体。遇上扎堆的好日子，一天能有好几家办事，家庭成员便得分头赴席。

那个年代，随礼不过数十元红包，达上百元算上是顶亲了。在农村红白喜事礼尚往来的是流行送被面，杭州七彩缎算是上品，新房上梁时几十床五颜六色整齐排列，挂得越多越有面子。

家乡的烟火席

□ 倪修龙

搞笑的事是，一床被面，迎来送往，过了几年家里有事又回到原位，被角处主家的名字清晰可辨。

家里办大事，就是摆宴席招待来客。不管家境贫富与否，总要摆上几桌甚至几十桌，院子不够就借邻家堂屋，远比现在酒店包间里的宴席热闹得多。

办席前，当家的早早就盘算着来客人数、桌数，还要提前请十里八乡有名大厨上门，商量待客标准和菜单。临近日子，左邻右舍和亲戚们都来帮忙，外地亲戚甚至提前几天就到了。年轻力壮的男人扛桌子、搬板凳，嫂子婶子们在厨房择菜、切菜、洗盘

刷碗，分工明确。案板上的切菜声如雨点般密集，灶台前火焰噼啪作响，几口大铁锅升起的烟雾混着饭菜香，老远就能勾得人垂涎欲滴。墙角处，几位大妈围坐制作“糯米圆子”，这是席面必不可少的，象征着圆满。她们边说笑边麻利地搓揉着面粉团，孩子们们在其间追逐嬉闹，整座院子充满着谈笑声。

正日子的晌午，客人们拖家带口陆续赶来，东家在门外热情相迎，寒暄客套的礼数半点不少。座位由“支客”按辈分和亲疏安排，秩序井然。半大的孩子们被指派去倒茶添水，那认真负责的模样，总能换来亲戚们的夸赞。

20世纪80年代的席面，是凉菜配主菜，八大盘红烧鸡、鸭、鱼、肉缺一不可。宴席开场，客人

们举杯致意，笑声与碰杯声交织。按当地传统，先上凉菜下酒，再上热菜，酒席的高潮，油汪汪的整只老鸡汤，和压轴的金灿灿的圆子上桌。这时东家会逐一桌前敬酒答谢，满座皆是欢声笑语。

家乡宴席的动人，从来不是佳肴的美味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递增。平日里亲朋好友各忙生计，难得相见，唯有借着吃席的机会，让散落四方的亲人、旧邻重新聚拢。大家聊旧事、叙近况，喧闹中藏着温情，这便是乡土中国最朴素、最真挚的情感表达。

几十年在外闯荡，历经风雨，见过无数人事变迁，却始终难忘儿时故乡的一切。那些酒席上的烟火气、人情暖，早已化作心灵深处恒久的记忆，无论走多远，挥散不去。

冬雪恋歌

□ 崔立

冬风在屋外怒吼着。屋内，他已经烧了一桌子的菜，今晚是周末，上大学的女儿要回来。他一脸微笑地和她说，那个和今天一样的冬天，我按我妈的要求，在周五晚上赶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妈扔给我一套新衣服，我就知道了，说，去相亲？我妈说，是的，那是好姑娘，一定不能错过。吃过早饭，尽管天还那么冷，我坐上了我爸的客货车。车子一路到了县城。路上，我妈和我说了姑娘家的情况，姑娘在上海徐汇上班，又在田林买了房子，姑娘的爸妈在县城开了家汽车保养店，生意可好了。他们家就姑娘一个孩子。我妈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，肯定是我爸修车时认识的，我爸自来熟，谁都能交上朋友，不像我内向，不愿意说话，也不愿意接触人。

车子到一个小区，我爸打了个电话，当时我坐副驾驶座，我妈坐后面。我听见

一头长发，带着微笑，很快她白皙的脸红了，我说，你好。姑娘也说，你好。

第二次见，就在徐汇区了。姑娘说，你好。我说，你好。我看到姑娘眼神中的调皮，姑娘这是故意讲我那次的话。那天，我们在徐家汇吃了个午饭，又看了场电影。冬天是真冷。临离开，我从包里拿出一条新围巾，送给姑娘。姑娘惊呆了，居然也从包里拿出一条新围巾，送给我。我们俩摸着彼此送的围巾，傻呵呵地笑。

这冬天是真冷啊。门猛地打开，女儿搓着手回来了，叫了声，爸，又叫了声，妈。

关上的房门，女儿冬歌问他，爸，你又和妈说起你们相亲时的事啦？他点头，说，也只有讲这个，你妈才能短暂地记得我们。他的眼圈红了，冬歌的眼圈很快也红了。

屋外，冬风还在怒吼着。屋内，暖融融地，他和冬歌脸上带着笑，推门走了出去。

浸在桂花中的日子

□ 徐汇中学 褚思瑗

桂花树下，夜影摇曳着，夹杂着似有似无的桂花香气。我将窗户开得更大了些，闻到了这股熟悉的清香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小时候在外婆家里度过的日子。

每年秋日，我都会回外婆家待上一两个星期，我总喜欢到院子中的两棵桂花树下坐着，静静听着树的低声呢喃。不时有风拂过，桂花树上金光浮动，缠绵地飘啊飘，落在地上和我身上，地面似铺了一层轻沙，我总想踩一踩。这时候外婆总是轻轻地拉住我，好声好气地对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桂花都被你踩坏

香气顿时弥漫在口中，纯粹，带着独特的醇香，这是我在许多别的桂花糕上未曾尝到的。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外婆：“为什么外婆做出来的比我在外面尝到的好吃呢？”她笑而不语，只是摸了摸我的头，我只从她的眸中看到了我的脸……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她的眼眸中带着对我的爱。

那段日子，我就像一直浸在桂花中，不知为何，外婆的身影如今又摇曳着浮现在了我的眼前，我不禁回味起那桂花糕独特的香味。我依旧难忘这一刻，和外婆之间的点点滴滴。